

内容提要

虽然跨国组织犯罪最近才成为一项国际议程，但近年来已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于 2003 年生效。次年，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便将跨国组织犯罪确定为“在目前和未来几十年中，世界必须关注的六大威胁”¹之一。2010 年 2 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贩毒和跨国组织犯罪在一些情况下对世界不同区域的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请联合国秘书长“考虑这些威胁，将其作为预防冲突战略、冲突分析、综合特派团评估和规划中的一个要素”。²

因此，制止跨国组织犯罪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优先事项。把政治意愿转化为具体成果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艰难的目标：了解跨国组织犯罪以及将国家应对措施纳入国际战略中。本报告为第一项努力做出了贡献。

我们面对的跨国组织犯罪问题的不完全名单肯定会包括贩运人口、偷运移民、贩运海洛因、贩运可卡因、贩运枪支、贩运环境资源、贩运冒牌货、海盗和网络犯罪。由于这些问题大多涉及在国际上贩运人口或货物，因此本报告侧重于记录各种不同的“流动”，作为每个组织犯罪问题的事例。这样就可以探讨贩运是如何进行的以及涉及的人员等有关具体细节。从全球来说，这还可以比一般情况更精确地估算出流动的规模。最后，本报告讨论了尤其容易受到组织犯罪产生的不稳定影响的某些区域。这通常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我们并不总是有可用的数据。所以，我们的判断应该被谨慎的解读，并且这些判断可能会随着手中新的信息而改变。

什么是“跨国组织犯罪”？

根据《打击组织犯罪公约》，跨国组织犯罪是三名或三名以上的人员以获得物质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严重跨国违法行为。这一理解比普遍使用的含义更广，后者主要侧重于由职业犯罪分子组成的数罪集团。

这种侧重于集团而非违法行为的定义对如何理解和解决跨国组织犯罪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执法人员倾向于以人群为重点，因为他们拥有的手段——逮捕和扣押的权力——只能针对个体施行。然而，跨国组织犯罪问题往往是由目前所指的这些人以外的因素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手段就不只是执法人员已有的那些了。

另外，执法人员的行动还被限制在其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由于《公约》及相关机制提供的便利，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成为可能，但本报告审查的跨国组织犯罪问题，其范围往往涵盖全球。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就要有全球战略思维。

收集构成该战略基础的可靠信息并非一项容易的任务。与“传统”犯罪（谋杀、强奸、抢劫等）不同，公民很少向警方控诉有组织犯罪。许多违法行为都是“无受害人的”，这意味着各参与方都不想让警方注意到该问题。结果是，只有当警方不辞劳苦地积极调查组织犯罪活动时，大多数活动才被登记在案。一些执法机构没有这样做的能力或授权。

在所讨论的所有领域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贩毒。多年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有关国家政府已对古柯植物及罂粟的主要种植区开展了若干次调查，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精确地估算出目前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产量有多少。许多国家将其没收毒品的数据提交给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而且许多主要的目的地国都有关于吸毒人口数量的调查数据。可以对供应、需求和没收数量进行三角测量，由此描绘出的图景比任意单一数据来源所形成的图景更可靠。不过，我们对毒品市场运作方式的了解仍然严重不足，对跨国组织犯罪其他领域的了解就更少，有关这些问题的全球数据库也寥寥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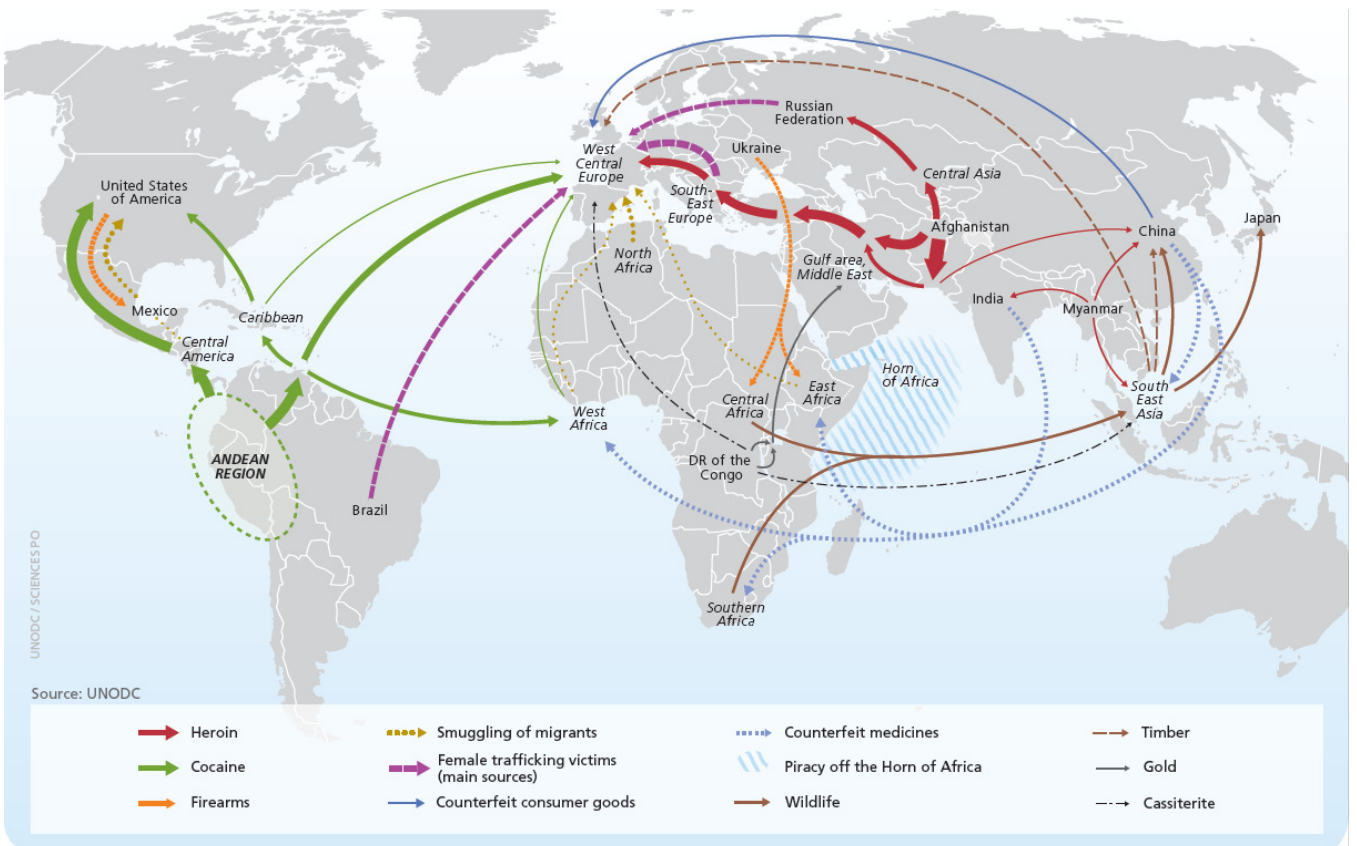
由于跨国组织犯罪的本质一直在不断变化，因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令人困惑。毒品泛滥现象出现后又消失了，后来在新的地方又重新出现。人口贩运及枪支流动在冲突地区迅速扩展，之后又迅速消退。冷战的结束、内战数量和严重程度降低以及全球化的推进——所有这些都以人们难以预料的方式对组织犯罪产生了影响。可能

影响未来趋势的因素有人口、移徙、城市化、冲突和经济在全球的变动。为了避免意外，国际社会必需更好地了解跨国组织犯罪的形态是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相联系的。

除了对具体市场有些许了解之外，还能对跨国组织犯罪的总体趋势做出怎样的明智判断？有一种共识似乎是高度结构化的组织和结构松散的组织都参与了跨国组织犯罪，而且有一些当局认为前者败给了后者。这种说法认为，在执法压力下，传统的、等级制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已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恐怖组织中常见的“细胞结构”，各个小网络从事以前由更僵化的机构所开展的工作。

这些由市场驱动的个体所组成的网络并不是传统集团做出的适应性反应，他们似乎一直存在于跨国贩运活动中，不过，对重点关注地方犯罪问题的执法当局来说并不很显眼。也许最确切的说法是，这些集团本身相对于它们身处的市场而言已经不太重要。如今，与其说有组织犯罪似乎成为了一个一群参与一系列非法活动的个人的问题，不如说它是一个一类非法活动的问题，目前一些个人和集团均参与其中。如果这些个人遭到逮捕和监禁，那么，相关活动仍会继续，因为非法市场以及由此产生的诱惑依然存在。为解决跨国组织犯罪问题，有必要了解这些市场的运营范围。以下的案例分析试图评估这些流动的情况。

图 1：本报告讨论的全球主要跨国组织犯罪流向情况



枪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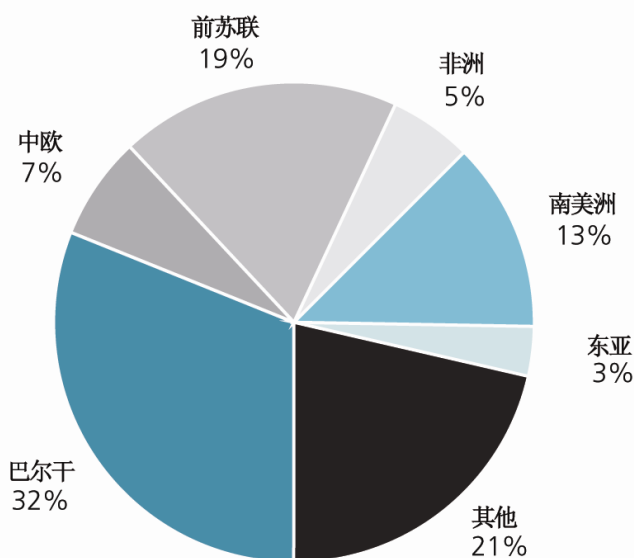
贩运人口

贩运人口真的是一个全球现象：在最近报告给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数据中发现，受害者至少来自 127 个国家，有 137 个国家报告发现了受害者。虽然这一样本也许不能代表整个受害者群体的情况，但报告中三分之二的受害者为妇女，而且 79% 的受害者遭到性剥削。欧洲联盟有一个记录最完整的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人口受害者库，他们的国籍（至少 95 个）比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具多样性。该市场是一项流动研究的研究对象。

贩运妇女到欧洲

随着冷战的结束，大量的各类劳工从东欧转移到西欧。这些劳工中有些是性工作者或成为了性工作者，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自愿的。2005/2006 年，在欧洲发现的贩运人口受害者中，51% 来自巴尔干半岛或前苏联，特别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不过，这一现象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从世界其他地方贩运来的妇女正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图 2：2005-2006 年西欧和中欧发现的被贩运人口受害者来源地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打击人口贩运和奴役的全球举措数据详解

在许多情况下，妇女在剥削受害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中有些自己也曾是受害者。贩运者往往和受害者具有相同国籍，不过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招募受害者所使用的方法似乎根据来源国的不同而各异：例如，在东欧，受害者可能是通过职业介绍所来招募的，而在西非，所利用的则是家庭和社会网络。一般来说，从事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人口活动的集团都不大，但也有例外。

本章估计欧洲的贩运人口受害者有 140,000 人，每年为剥削者带来的总收入达 3 亿美元。按平均两年的剥削期计算，这意味着每年有超过 70,000 人新加入进来。这种趋势显得非常稳定。

偷运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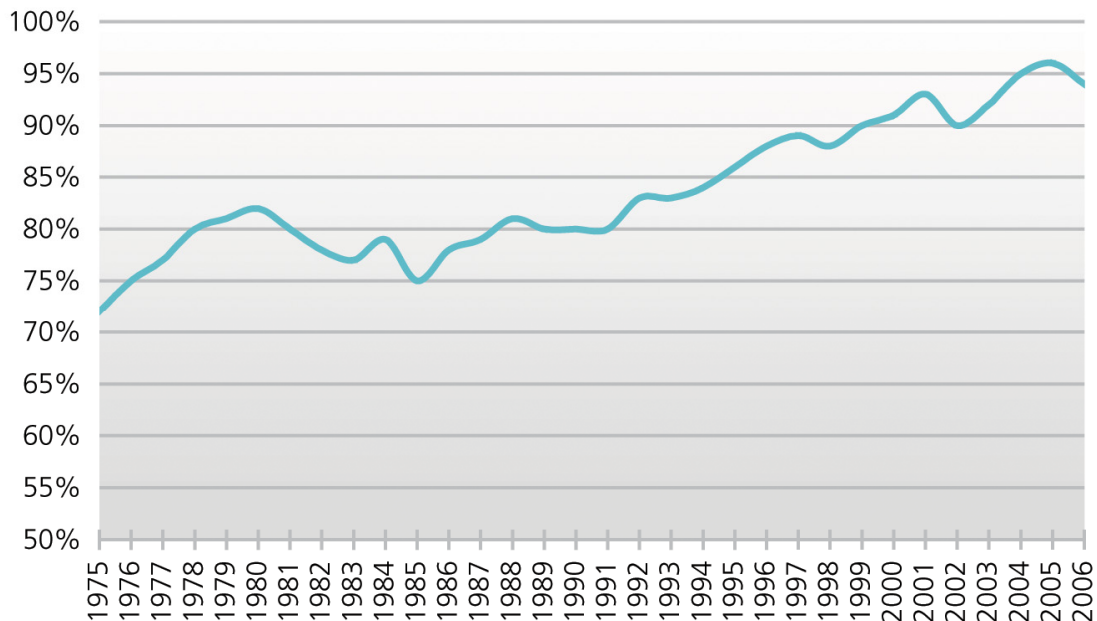
由于全球不平等和限制移民的政策，来自发展中区域的许多工人愿意从他们的社区大量借款，并冒着生命危险到更富有的国家获取机会。由于他们无法合法地这样做，因此，往往雇佣从事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协助他们，

并且随着移民管制收紧更有可能这样做。由于这些服务是非法的，因此，那些提供这些服务的人有很大的收费权，而且虐待也司空见惯，特别是如果这种转移是秘密进行的话更是如此。本报告考查了两种往北偷运的流动：从拉丁美洲到美国及从非洲到欧洲。

从拉丁美洲到美国

在美国居住的讲西班牙语人口排名世界第二，包括超过 900 万在墨西哥出生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等边境州，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说西班牙语。再加上约 1.5 亿拉丁美洲人每天收入不足两美元的事实，这些侨居国外的人对南方较贫困的国家产生了强大的拉动力。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可以期待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改善而无需掌握一门新的语言或抛弃其文化群体。因此，估计美国约有 80% 的非法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大多数秘密潜入美国的人都是穿过墨西哥陆地边界进入的，这些人大多是墨西哥人，而超过 90% 的墨西哥非法移民都得到了专业偷运者的协助。在 2008 年逮捕的总共 792,000 名移民中，约 88% 为墨西哥国民，而剩下的大多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人。

图 3：1975-2006 年利用偷运者的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比例



资料来源：墨西哥移民项目

虽然已发现移民通过铁路、徒步，甚至利用专用隧道来偷渡，但大多数移民都是藏匿在卡车里偷运的。一般会先将移民偷运到距边界一定距离的地方。不是在进入美国之前就是一旦进入美国之后，被偷运的移民可能集中在“秘密仓库”。偷运者把这些仓库中的移民分组，以便收取剩余的偷运费。这些钱通常是移民的亲戚在来源国或美国支付的。虽然将付款延至穿越边界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移民不会被抛弃在沙漠中，但这也使得移民变成了人质，即保证交易的抵押品。在墨西哥，非墨西哥移民也被劫持以索要赎金。虽然发现了一些复杂的行动，但是好像这一贸易主要还是大量的小集团在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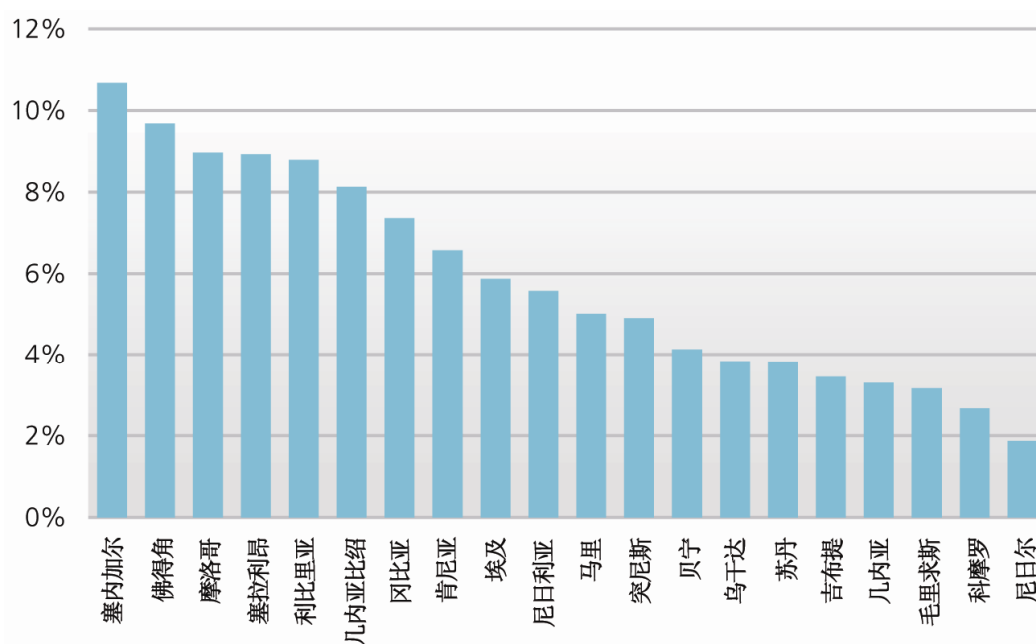
总的来说，每年好像有约 300 万拉丁美洲人被非法偷运越过美国南部边界。由于他们中 90% 都得到了偷运者的协助，因此偷运者的收入可能每年有 70 亿美元左右。自 2005 年以后，这一市场似乎急剧萎缩。2005 年至 2008 年，遭逮捕的墨西哥人数量下降了 35%，而其他国家的国民则下降了 62%。

从非洲到欧洲

从非洲移民到欧洲背后的动力与从拉丁美洲移民到美国背后的动力有些相似，只是各种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更强有力。事实上，从非洲到欧洲的非非法移民规模与从拉丁美洲到美国的非法移民规模相比非常小，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穿过边界相对比较困难，还有部分原因是在欧洲的非洲裔侨民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不过，除非洲以外，欧洲的确是在非洲出生的人数量最多的地方，而且在许多非洲国家，汇款占国内总产值相当大的比重。

偷运移民的路线大多是较长的陆路通道和较短的通往欧洲小岛的海上航行。这两段路程都很危险，移民在整个旅途中还会受到剥削。为了应对执法行动，偷运路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一直到 2006 年，加纳利群岛迅速发展，有关执法行动导致移民从这里流向兰佩杜萨岛，直至 2009 年 5 月意大利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签订合作协定将这条路线突然阻断。由于这些岛屿并非移民的最终目的地，因此，他们要靠有关当局将他们运送到大陆。许多欧洲国家与西非国家之间没有遣返协定，没有身份证明文件的移民一般会被释放并勒令离境。大多数非洲移民指望着能有这种结果，便积极争取让有关当局发现他们。

图 4：2007 年汇款占国内总产值百分比排名前 20 位的非洲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这就使对有关流动的评估相对比较简单。2008 年，约有 55 000 名移民被偷运到欧洲，对当时在偷运通道沿线的小偷运集团而言价值约 1.5 亿美元。直到 2009 年，总体流量似乎一直在缓慢增长，但金融危机是否会像在美国那样逆转欧洲的这一趋势仍有待观察。

可卡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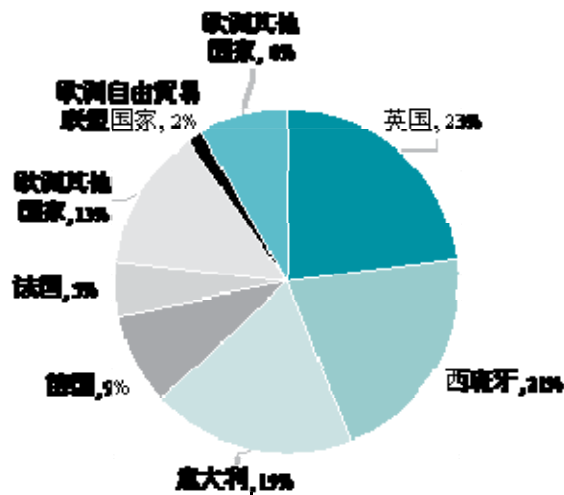
可卡因来自安第斯区域的三个国家。直到最近，几乎所有的可卡因生产都瞄准北方，即美国市场，不过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国的需求一直在下降，而且近来急剧下降。与此同时，欧洲对可卡因的需求开始增长，并且在 21 世纪迅速增加。

从南美洲到美国

可卡因从南美洲运往北美洲的方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相关的执法努力，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从事贩毒的集团有所变化。如今，可卡因一般是从哥伦比亚通过海运贩运到墨西哥或中美洲（通常是哥伦比亚人来完成），然后通过陆路运到美国和加拿大（通常是墨西哥人来完成）。美国有关当局估计进入该国的可卡因将近 90% 是通过美国/墨西哥陆地边界进入的，而有约 70% 的可卡因通过太平洋，20% 通过大西洋，10% 通过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加勒比离开哥伦比亚。

在麦德林和卡利的卡特尔于 1990 年代初瓦解之后，哥伦比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暴力活动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墨西哥的集团在规模和实力上不断壮大，目前对该国大多数的暴力活动负有责任。

图 5：2007-2008 年欧洲可卡因吸食者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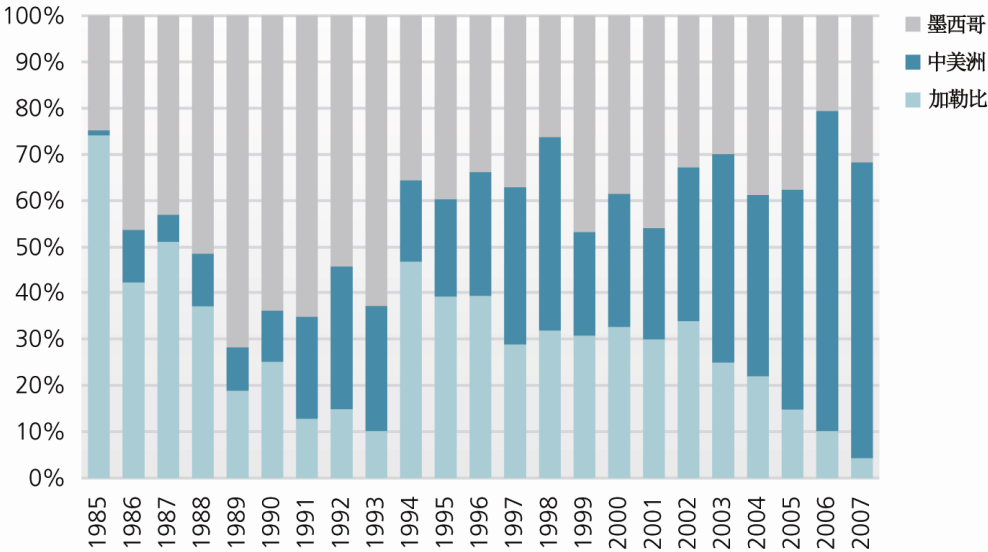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多种来源

要满足美国的需求需要约 196 吨可卡因，这在 2008 年价值 380 亿美元，但是这笔钱却不是平均分配的。那一年，三个安第斯国家种植古柯的农民赚取了约 11 亿美元。通过在安第斯国家加工和贩运将运往北美洲的可卡因的活动共带来约 4 亿美元的收入。可以估计带给那些将可卡因输入到墨西哥的人的总利润在 24 亿美元左右（不包括海运成本），而墨西哥卡特尔通过将可卡因带过边界运到美国在当年赚取了 29 亿美元。不过，在美国国内产生的利润最多：在美国批发一级和美国消费者之间产生了 295 亿美元。在这些总利润中，大部分在中级毒贩和消费者之间产生，超过了 240 亿美元，占美国可卡因市场总规模的 70%。

从安第斯区域到欧洲

欧洲的可卡因吸食者数量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一番，从 1998 年的 200 万人增加到 2007/2008 年的 410 万人。可卡因吸食的整体水平仍低于北美，但单个欧洲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联合王国目前的年流行率比美国还高。欧洲可卡因市场的市值从 1998 年的 140 亿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340 亿美元，几乎与美国市场的规模一样大。不过初步数据显示，欧洲可卡因市场的快速增长势头已开始趋于平稳。

图 6：1985-2007 年在中美洲、加勒比和墨西哥没收的可卡因分布情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年度报告调查问卷数据/DEL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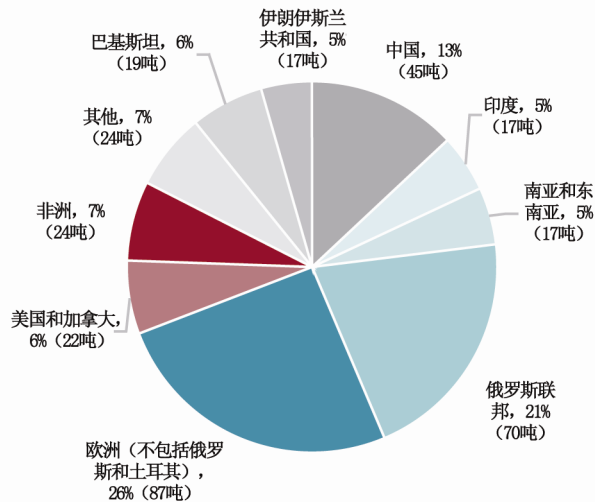
将可卡因贩运到欧洲大多通过海上运输。运到欧洲的可卡因大部分将到达两个区域中心之一：南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北方的荷兰和比利时。哥伦比亚仍然是欧洲可卡因的主要来源。但是直接从秘鲁和玻利维亚多民族国运来的货比在美国市场更多见。近年来，到达欧洲的路线已有所变化。2004 年至 2007 年，在西非至少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转运中心：一个以几内亚比绍和几内亚为中心，一个以横跨加纳和尼日利亚的贝宁湾为中心。北方中心的政治动荡和其他地方的成功封锁似乎暂时抑制了这条过境通道的活动，但也可能很快恢复。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也已经成为贩运到欧洲的货物的重要过境国，特别是对于大宗海运货物来说更是如此。

最后，约有 124 吨可卡因在欧洲分销，价值约 340 亿美元。此外，欧洲可卡因的销售值似乎只有不到 1%到了种植古柯的安第斯农民手中，另有 1%到了安第斯区域以内的贩运者手中。将可卡因从安第斯区域贩运到主要入境点（特别是西班牙）的国际贩运者获得最终销售值的 25%。另有 17%产生自将可卡因从入境点运到全欧洲各个最终目的国的批发商的过程中。最大的一块收入产生自目的国，在批发商和消费者之间，产生的收入超过总额的 56%。不过，由于国家一级的毒贩更多，因此，在欧洲，国家一级毒贩的人均收入要低于较小的在国际上活动的可卡因贩毒集团。

海洛因

全球的海洛因大多来源于身处困境的阿富汗的几个省。阿富汗的海洛因供养着一个每年价值 550 亿美元左右的全球市场。巴尔干和北方路线是贩运海洛因的主要通道，连接了阿富汗和俄罗斯联邦（130 亿美元）及西欧（200 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利润大多流入了沿线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手中，但也有一些资助了阿富汗的叛乱分子。

图 7：2008 年全球海洛因消费量（340 吨）（各国/区域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从阿富汗到俄罗斯联邦

苏联瓦解后，吸食海洛因的现象似乎在俄罗斯联邦迅速蔓延开来，但在 2001 年左右开始趋于稳定。如今，俄罗斯联邦估计有 150 万人吸食海洛因，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海洛因消费国。从阿富汗到俄罗斯市场，陆路运输似乎是最普遍的路线。20 年前，阿富汗以北的所有国家都是苏联的一部分，因此，跨境联系很常见。这些新国家大多贫穷，有些国家还有政治叛乱问题。在资源不足和努力适应环境的情况下，制止海洛因转运并不是一个十分优先的事项。现如今，正在认真做出努力，每年扣押的海洛因达到数吨，不过，约有 70 吨成功过关，以满足俄罗斯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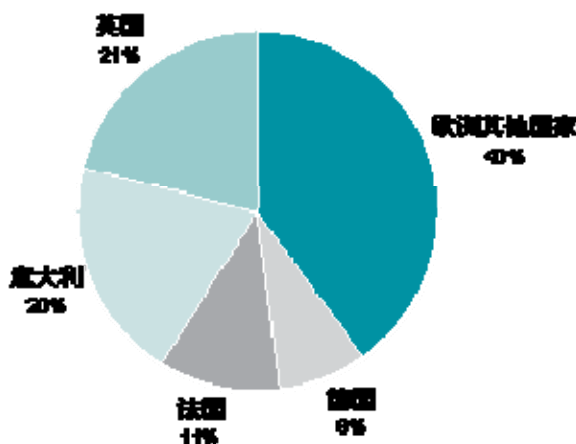
为了让俄罗斯消费者获得 70 吨海洛因，约有 95 吨，即阿富汗海洛因出口总量的 25%，必须从阿富汗进入中亚，其中大部分由塔吉克斯坦来处理。组织良好的大集团和小企业家似乎都参与了贩运活动，通常毒品在到消费者手里之前都要换手好几次。在促进毒品流动方面，家族和种族跨境联系显得非常重要。

这 70 吨海洛因可以在俄罗斯市场销售 130 亿美元，自 1999 年以来，这一流量似乎一直在增长。

从阿富汗到欧洲

“巴尔干贩毒通道”走陆路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或从巴基斯坦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过土耳其然后穿过东南欧。为了满足欧洲对 87 吨海洛因的需求，约有 140 吨必须从阿富汗出发，然后沿着这条路线走，原因主要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土耳其被没收的较多。这些海洛因大多由四个国家消费：联合王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

图 8：估计欧洲的海洛因消费分布情况（总计 87 吨）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在巴尔干贩毒通道参与国际贩运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往往由来源国或过境国的国民组成。但是，在不同阶段，许多贩运者可能只是运输专业人员，订立合同后从事有关工作，并不一定是拥有毒品的犯罪集团成员。运往西欧的鸦片制剂由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边界地区活动的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网络贩运出阿富汗。俾路支人集团把他们运送的货物卸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移交给拥有更广泛区域和国际联系的集团，如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库尔德人集团。一旦鸦片制剂易主，那么这些集团就主要负责将毒品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东部边界运到西部边界。一旦到达土耳其，就把大包货物分拆成小包，以便在欧洲分销。

在巴尔干半岛没收的海洛因相对较少。这表明，这条通道的组织极其严密，并且因腐败而变得通畅。巴尔干人集团在巴尔干半岛非常重要，但他们似乎没有控制目的地市场的毒品。在大部分欧洲国家，本地毒品市场都由本国国民控制。荷兰是继土耳其之后又一个再分销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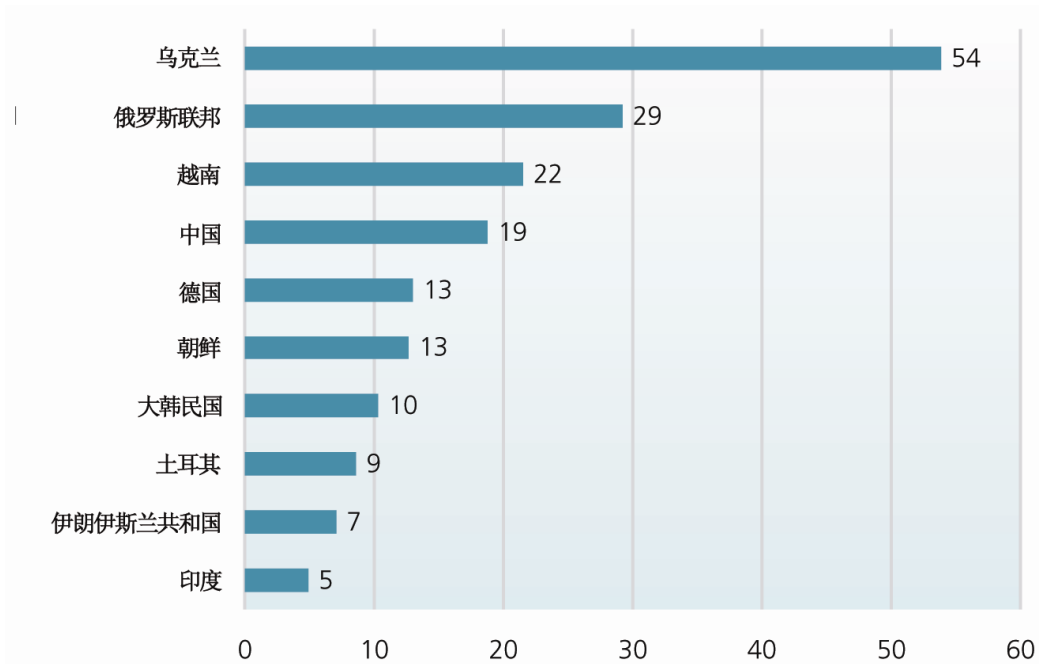
枪支

贩运枪支不像本报告中讨论的其他许多形式的贩运活动，因为枪支是耐用品。此外，现代手枪或突击步枪代表了一种“成熟的技术”，因此，现在的武器持有者无需定期更新其库存以保持竞争力。这样，每年新购买的小武器数量仅占流通数量的 1% 左右，这对合法市场与非法市场可能都适用。非法武器的市场主要有两个——那些为了犯罪而需要武器的人以及那些因政治目的而需要武器的人。枪支从美国流向墨西哥就是第一种情况的例子，而枪支从东欧流出则是第二种情况的例子。

从美国到墨西哥

美利坚合众国显然是墨西哥犯罪分子获取武器的来源。美国拥有武器的平民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所有成人中约有四分之一拥有至少一件枪支。美国的枪支贸易受到激烈竞争的压力，因此，相比于枪支销售受到高度管制的国家，如墨西哥来说，武器还是非常便宜的。

图 9：武器库最大的前 10 个国家每名现役士兵的枪支数



资料来源：根据 2007 年《小武器调查》中的估算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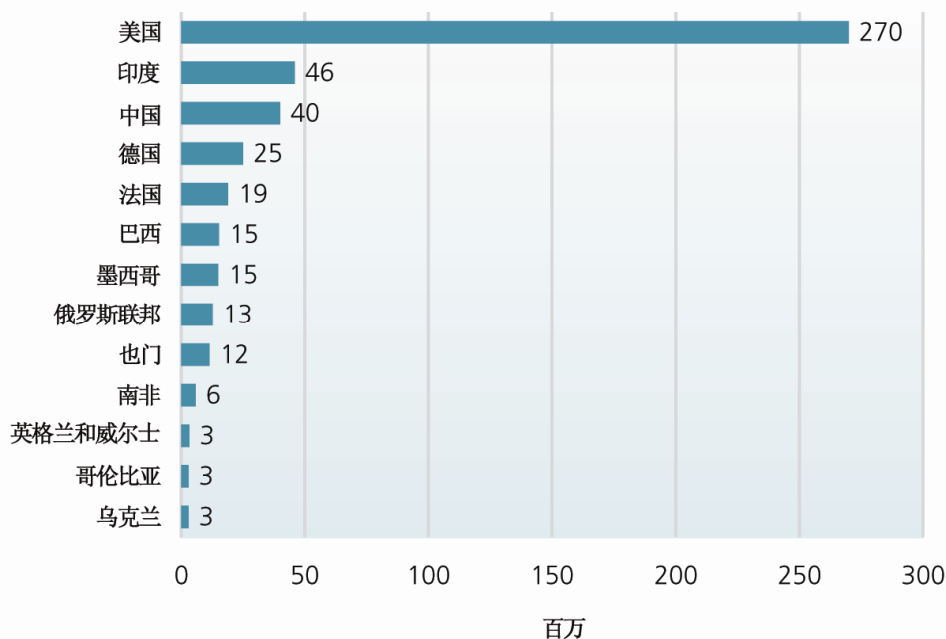
贩运到墨西哥的枪支似乎大多是利用“秸秆采购商”向墨西哥边界沿线的 6,700 名枪支交易商之一购买的，由大量跨境走私者携带穿过边界。极小批的武器是藏在私人汽车里通过普通过境点。每年约有 8,800 万辆乘用车穿越边界，而且它们中大部分每天都穿越边界；这一车流中的单个走私者每年可以在车载货物中运输超过 500 件武器，这些货物太小而不会被怀疑为有组织贩运。最后，跨境军火贸易最好被视为一个市场，而不是一项由集团驱动的活动。

然而，墨西哥已经有大量非法武器了：估计未登记的武器有 1,000 万件，足以将该国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武装起来。在这一背景下，武器贩运主要起了补充市场的作用。根据对占据大部分需求的集团——毒品卡特尔——规模的了解，估计每年贩运的武器达 20,000 件，价值最高达 2,000 万美元。

从东欧到世界

前苏联的解体给许多新国家，尤其是位于战略边界的国家遗留了一些不需要的遗产：大量老化的但仍能使用的武器弹药。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基本上继承了苏联军事工业复合体的 30%。据估算，该国目前拥有 700 万件小武器。按绝对数来说，该库存量居世界第三，排在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之后，但乌克兰却是每名现役军人中备用枪支最多的国家。这一庞大的库存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危险，不计其数的关于企图或完成向受到制裁或介入区域冲突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转移武器的报道说明了这一点。

图 10 某些国家平民拥有的枪支总数



资料来源：根据 2007 年《小武器调查》中的估算制作；国际战略研究学院

要武装一支革命军队或遭到禁运的军队，就要大量武器。一般来说，不值得冒险盗取并秘密贩运足够数量的武器，因此大多数军火“贩运”活动都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的。正如货物合法性完全取决于资料文件的其他商品一样，大多数规模较大的军火贩运就取决于腐败。大多数交易都有官员和国际军火中间商共同参与。这些中间商既向叛乱组织也向遭到禁运的国家出售他们的关系、他们获取欺诈性文件的途径以及他们的运输服务。他们经营着连锁壳公司，而且往往拥有小规模的多余飞机机群和汽车车队。由于交战各方可能缺少国际货币，因此，中间商可能接受以自然资源开采权的形式支付钱款，从而既通过出售军火又通过销售出口的商品赚钱。所以，他们可能具有经营自然资源的背景。

在估价方面，面向政治斗士的军火贩运活动只是偶尔为之，因此，很难说存在持续的流动。在遇到危机时，需求可能较大，只是在恢复和平后才有所下降。看一下一个具体的军火贩运案件中的货物吧，转运目的地是苏丹南部，他们 2007/2008 年售出大约 40,000 支卡拉什尼科夫枪，价值约合 3,300 万美元。

环境资源

跨国有组织环境犯罪有许多种形式，而且随着全球管制的加大，又会出现新的形式。传统上，这些违法行为属于两大分项。一个是与污染有关的犯罪，尤其是倾倒危险废物和消耗臭氧层物质贸易。第二个是与自然资源非法开采有关的犯罪，特别是濒危动物物种、木材和鱼类。这方面的讨论侧重于自然资源偷盗和贩运的两个重要事例：将濒危物种从非洲和东南亚贩运到整个亚洲，以及将木材从东南亚贩运到欧洲和亚洲。

从非洲和东南亚贩运到亚洲的野生生物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拥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濒危大型哺乳动物物种。这两个区域都面临着环境保护方面的严峻挑战，包括缺少执法所需的有效管理资源，农民可选择的其他生计很少，长期的狩猎传统，不时出现的叛乱和冲突，边界执法力度较弱以及一些执法官员发现这一市场的经济潜力比其薪水更吸引人。这些问题并不是这些区域所独有的，但不幸的是，这些野生生物物种却是其独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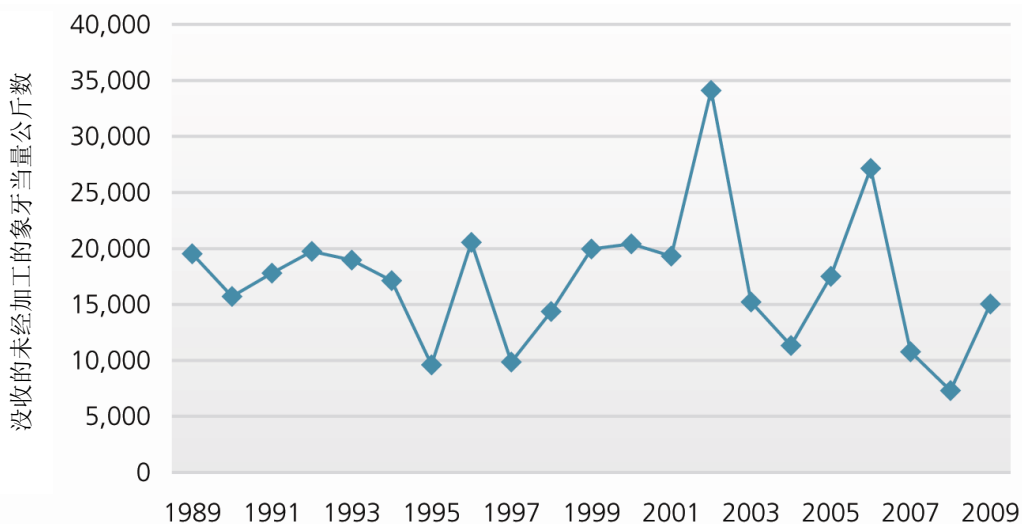
贩运链条的第一环是偷猎。目前，已经有了组织良好的集团的相关资料。很明显，有些集团已经将环境开发变为一项生意。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全职的专业人士，而且那些获得野生生物产品的人有些可能是非正规的参与者。

在非洲，每个拥有野生生物的国家都受到了偷猎的影响，但是似乎中非是象牙的主要来源，而南部非洲则是犀牛角的主要来源。这些产品有的向本地旅游者零售，但大量象牙在托运到亚洲的途中被发现，这意味着有更加庞大的组织。有证据显示，武装分子参与了这类贸易，包括索马里和苏丹的集团。

在东南亚，种类更加广泛的小型野生生物遭到捕猎，其数量惊人，对环境的影响不甚明了。有一种大型生物，老虎，正处于因偷猎而在野外灭绝的边缘。过境活动经常是在由反叛集团控制的过境点进行的。

每年遭杀害的非洲大象有 5,000 至 12,000 头，为的是每年向市场供应 50 至 120 吨象牙。东亚象牙市场的规模好像每年约 6,200 万美元。虽然没收的数量更少，但每公斤比象牙要值钱得多。近年来，约有 800 公斤犀牛角进入了市场，每年价值刚超过 800 万美元。老虎身体的各个器官继续售出高价，但已经如此稀少以致于如果剩下的老虎有多达 5% 遭到偷猎，那么这个市场的规模每年将不到 500 万美元。

图 11：1989-2009 年每年没收并已录入大象贸易信息系统的象牙数量



资料来源：国际野生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

从东南亚贩运到欧洲联盟和亚洲的木材

野生动物器官的运输被发现后往往会引起疑问。相比之下，木材和木材制品的大量运输则是国际贸易的重要一部分。与其他表面上合法的货物一样，任何特定木材货物的合法性都是基于资料文件。欺诈性文件可以用于实现几个目的。它可以把受保护的硬木变为更加普通的品种。它可以使原产自保护区的产品变成来自许可地的产品。在亚洲，这些资料文件很多都不是伪造的——而是从木材来源国的腐败官员手中买来的。

非法伐木团伙的活动遍及整个来源国，并得到了腐败官员，尤其是军队中腐败官员不同程度的协助。经纪人往往以该区域的第三国作为基地。由于产品的体积大，因此木材一般通过海上或陆路运输，通过正式的过境点进入。原产有问题的木材可以通过在区域内再出口或加工而“清洗”干净。

2009 年，从中国和东南亚进口到欧盟的非法来源的木材制品估价为 26 亿美元，而从东南亚进口到中国的非法来源的木材制品价值约为 8.7 亿美元。许多类似的交易都基于从东南亚地区的腐败官员那骗取到的工作文书，因此在这些地区区别合法和非法变得十分困难。

假冒产品

生产假冒产品是一种消费欺诈形式：一种产品在销售时声称是某样东西，其实却不是。这种做法十分普遍——2008年发现了运往 140 个国家的这种产品——并给全球构成严峻挑战。一种产品的品牌化提供了隐含的质量保证以及法律上的责任分界线，这是消费者觉得理所当然的。不负责的产品常常是危险产品，而且不只是在接受国才感受到其害处：生产国也同样会遭殃。就在主要的名牌厂商努力提高其外包制造地的劳工标准和工作场所安全的时候，冒牌货生产商利用了全球的血汗工厂。当特许制造商尽力改善其环境影响标准时，伪造者却在享受肮脏生产所节省的成本。简言之，不论国际社会试图在何地确立工业良好做法标准，伪造者都会削弱这些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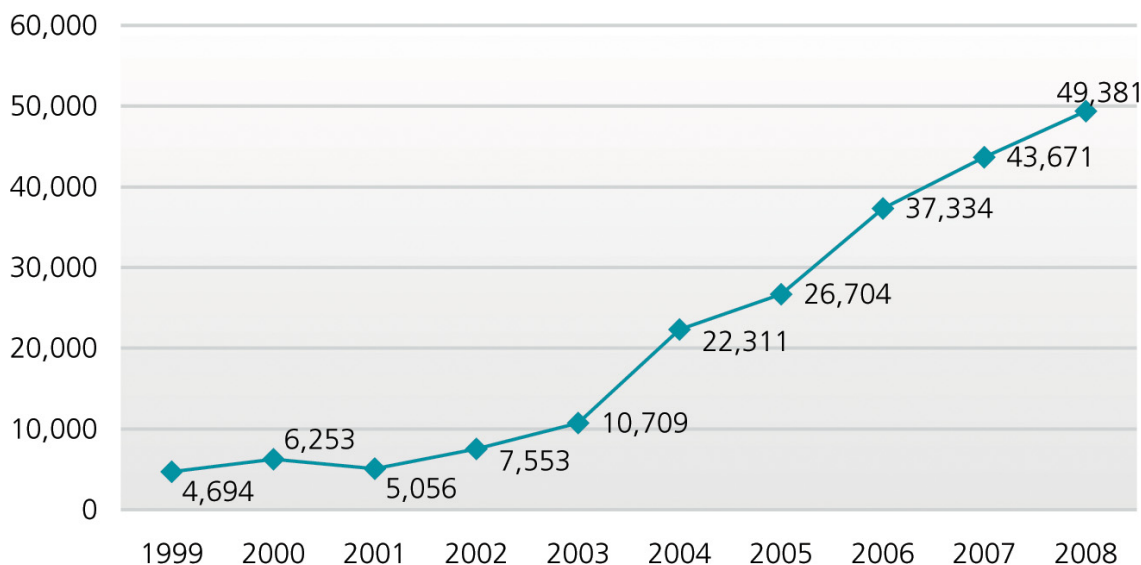
从亚洲运到欧洲的冒牌货

近年来，国际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外包。产品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往往居住在不同的大陆，而制假者利用了这种外包方式。尤其是中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根据国际海关组织的数据，在近年来全球发现的假冒产品中约有三分之二是从中国运出的。这种生产一般比较分散。大量的公司可以生产想要的几乎任何产品，并且由于许多产品直到接近其目的市场时才标注品牌，从而使得合法生产与非法生产的界限可能变得模糊不清。

近年来，在欧洲边界发现的冒牌货数量显著增加，而且这些产品大多源自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省）。目前仍不清楚这种流动有多少是由于推动因素导致的，有多少是由于拉动因素导致的。由于很多产品表面上是合法产品，因此，这些货物大多与其他制造品一样通过相同的手段运输出来，不过有可能进行了虚假申报以避免检查和逃税。大部分都是通过海运。有些在途中的自由贸易区或者一旦到欧洲就进行进一步加工，包括贴上错误的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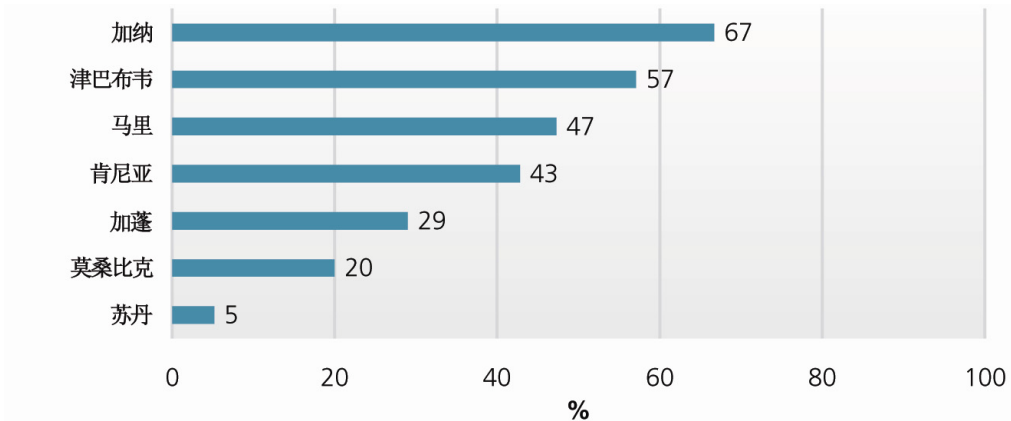
一旦进入欧洲，货物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分销。有些通过表面上合法的折扣零售商销售，但很大一部分似乎都是通过非正规市场，包括跳蚤市场分销的。在街头进行零售也很重要，通常都是利用非法移民的劳动进行的。一些有记录的例子显示，与那些把他们走私到该国的人签订契约的移民，被强迫从事冒牌货销售行业。根据欧洲没收的情况和消费者调查，估计这一市场的价值可以达到每年 82 亿美元。

图 12：1999-2008 年在欧洲关税同盟边界发现企图进口冒牌货的次数



资料来源：欧洲委员会

图 13：2003 年某些国家未能通过药效测试的氯喹片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从亚洲到东南亚和非洲的假药

亚洲也已成为药品的一个重要来源地，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项贸易的一部分就包含假药。围绕着什么才构成“假药”的争论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从犯罪的角度来看，任何标签错误的产品，不论在制造者或成分是否有意欺骗，都构成消费欺诈。如果药品没有疗效或者甚至不是其标签所示的类别，那么其结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而且这不仅仅是对购买者而言。经稀释了的药物可以刺激病原体耐药性的增强，并产生全球性影响。

在东南亚和非洲进行测试的某些重点药品很大一部分都未能通过药效测试，而且许多明显就是假药。显然，有组织犯罪集团在故意欺骗世界上最贫穷的一些地方的消费者，并且常常产生致命的后果。法医研究越来越支持一种共识，即这些药品主要来源于印度和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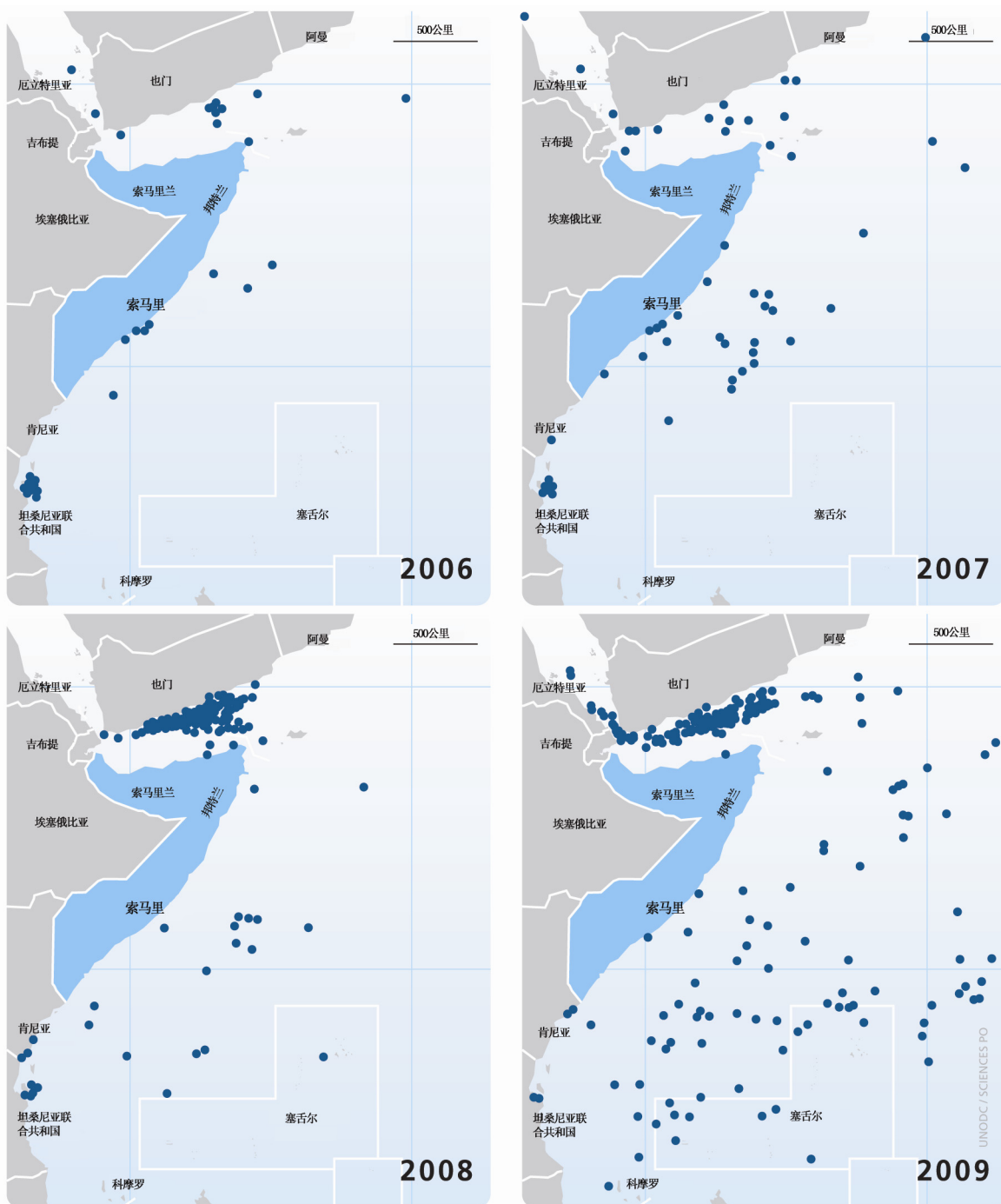
考虑到所涉及的数量和可能的费用，实施这种犯罪只能获得相对微薄的利润。这些区域的消费者每年人均药品支出不到 10 美元。如果他们的支出有十分之一浪费在假药上，那么这就意味着一个每年大约 16 亿美元的市场。

海盗行为

与本报告所讨论的大多数其他有组织犯罪问题不同，海盗行为不是一个贩运问题。没有走私货的转移，没有提供服务的非法市场。相反，它是一种暴力、谋财犯罪，利用了商船密集的国际流动。术语“海盗行为”涵盖了两种不同的违法行为：第一种是抢劫或劫持，袭击目标是海上船只或其货物；第二种是为索要赎金而实施绑架，袭击目标是船员。索马里的情况具有独特性，因为几乎所有的海盗行为都涉及绑架以索要赎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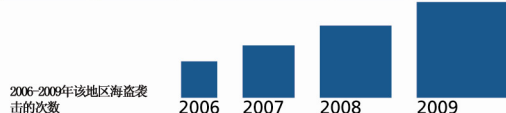
据说，索马里沿海的现代海盗活动源于当地渔民的努力，他们自发组成警戒集团以保护其领海。如今，在与尼日尔三角洲发生的情况类似的形势下，海盗的政治目的几乎被遗忘了。虽然言辞依旧，但这些袭击的真实目的是使海盗们发财致富。海盗们跑到离索马里海岸越来越远的地方袭击商业货轮、游艇和其他与索马里无关的船只。如今，海盗们不是积极支持索马里人民的事业，而是袭击载有粮食援助的船只，那么多的索马里人都要依赖这些援助。

图 14: 2006-2009 年索马里海盗实施的海盗事件



资料来源: 国际商会; 国际海洋局, 《2009年海盗和武装抢劫船只情况年度报告》

● 每一个点代表一次实际发生的海盗袭击或实施海盗袭击未遂



目前，似乎大多数海盗行为都是由少数专门集团实施的，与大陆的武装分子和叛乱分子关系不大。不过，随着通过这种活动所产生的财富对那些控制了登陆地点的人变得具有吸引力，这种情况可能轻易就会改变。按相对价值计算，海盗行为带来了财富。按绝对价值计算，真实数字不可能超过 1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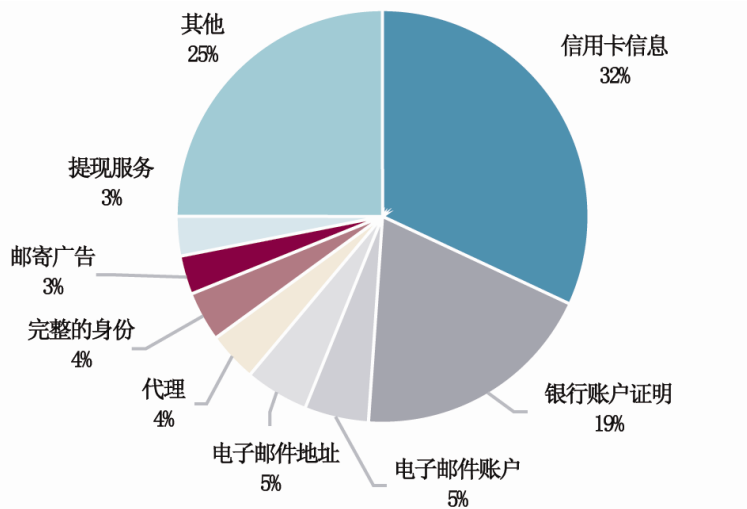
网络犯罪

网络犯罪与前几章讨论的产品贩运市场也有所不同。“网络犯罪”用来形容范围广泛的各种违法行为，包括针对计算机数据和系统的违法行为（如“黑客入侵”），与计算机有关的伪造和欺诈（如“网络钓鱼”），内容违法行为（如传播儿童色情制品）以及版权违法行为（如传播侵犯版权的内容）。这部分讨论侧重于问题最大的两个方面：已被广泛接受的盗用身份欺诈及以前无利可图的儿童色情制品贸易。前者是一种谋财犯罪，最新版的“用空头支票骗钱”。后者则是一种电子贩运活动，通过互联网跨境传输违禁品。

盗用身份

如今，与身份有关的违法行为既是最常见的也是发展最快的消费欺诈形式。滥用信用卡信息往往被认为是与身份有关的犯罪行为最常见的形式，不过这种活动大多出现在非联机状态下。电子银行业务为更加直接的获得现金提供了机会。用于通过与互联网有关的方法获得身份信息的最新技术可以分为三大项：“网络钓鱼”，即欺骗互联网用户泄露其个人信息；“恶意软件”，即利用无意中安装的软件收集和传送个人信息；以及“黑客入侵”，即非法远程登录计算机系统。

图 15：2008 年在抽查的地下经济服务器上供应的物品和服务明细，按类别分列



资料来源：《2008 年赛门铁克全球互联网安全威胁报告》

盗用身份并不是一种必需要在他人帮助之下才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身份相关信息的卖方和买方都参与到该违法行为中，但他们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买方或卖方一样都没有组成一个“集团”。对犯罪分子来说，互联网的一大好处是它可以让这些本来毫不相干的人组成临时团伙。

据报道，美国是地下经济服务器广告上的信用卡号码的主要来源地。美国提供的数字显示，针对美国公民的计算机犯罪大多是其他美国公民实施的。根据美国的数据，估计全球与互联网有关的身份犯罪每年价值约 10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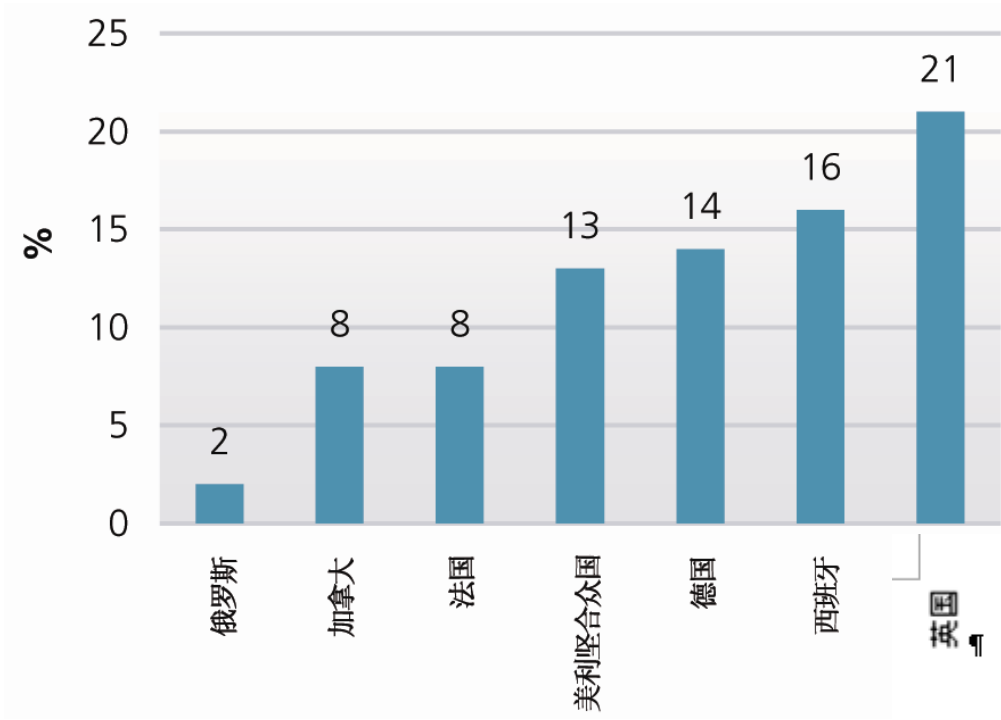
儿童色情制品

直到最近，儿童色情制品的生产和获取依然是高风险活动。仅有数量有限的恋童癖患者可以使用设备来生产硬拷贝材料，大部分材料都是业余人员生产的，其传播也只限于既难以建立又非常脆弱的社会网络内。与互联网发展相连的风险之一是获得儿童色情制品的可能性增大或导致需求增加，从而使生产和销售这些材料的利润率更高。如果儿童色情制品的利润率接近成人色情制品的利润率，那么就可能会吸引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注意，从而使曾经是偷偷摸摸进行的纸质材料交易转变为一项专业行动，并导致受害程度上升。这种风险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尤其严重。

到目前为止，这一威胁看起来还没有成为现实。虽然已经发现了一些大型商业网站，但这些材料的交易似乎大多是在业余收藏者之间进行，而且是自愿的，不过在对等网络中有所增加。商业网站的份额似乎依管辖权的不同而大不相同。这也许和在任意特定国家遭到起诉的可能性有关。

这并非要把该问题的重要性降到最低。业余生产商也可能投机取巧，使儿童沦为受害者（包括他们自己的后代），并且公开有关结果。由于受害者和犯罪分子往往在某些方面有关联，而且大部分交易似乎只在犯罪分子同伙之间进行，因此，大多数生产活动似乎都在消费国进行。对受害者种族的研究表明，很少有来自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的受害者。

图 16: 2009 年 Cybertip.ca 审查的所有商业性儿童色情制品网站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加拿大儿童保护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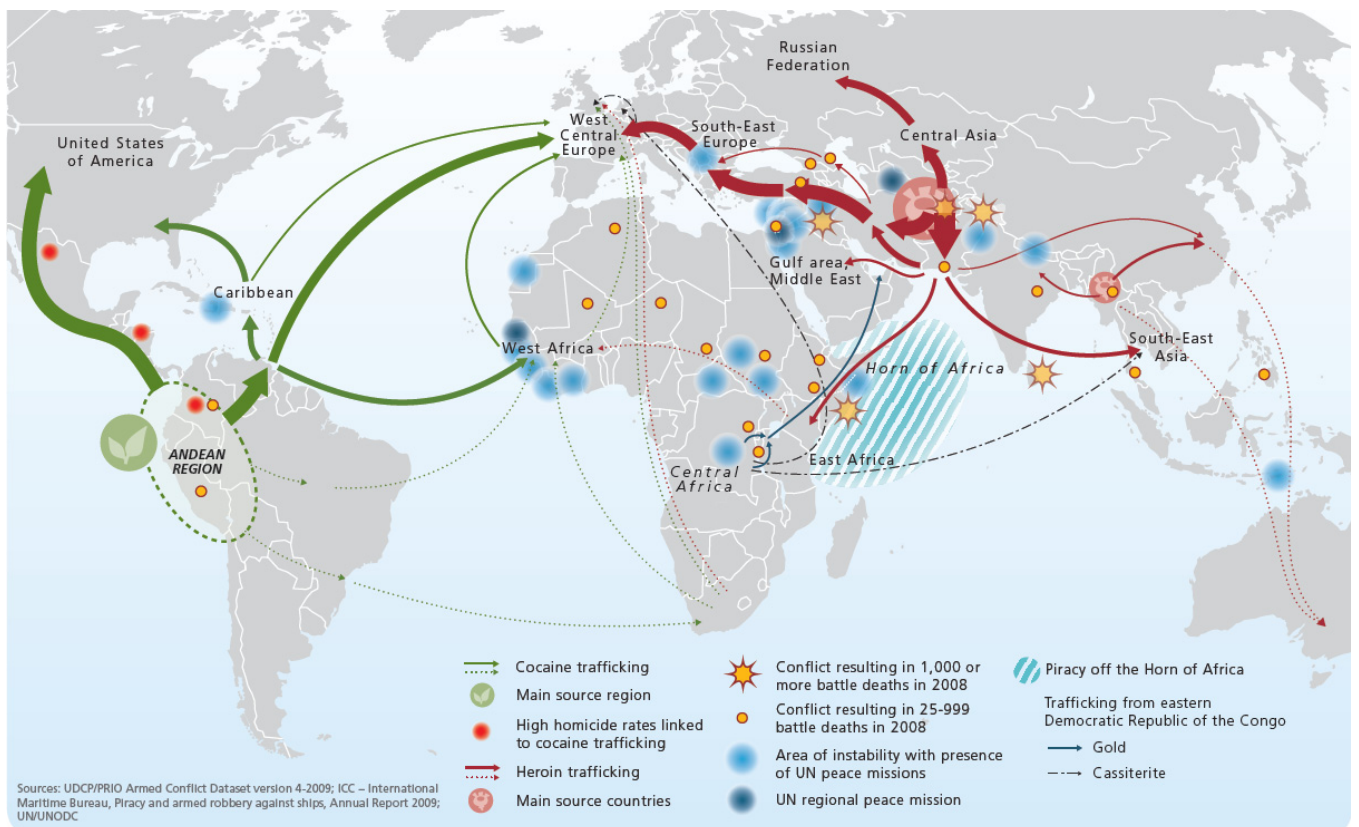
虽然儿童色情制品产业的规模估计达数十亿美元，但现有的数据并不支持有关全球规模超过 10 亿美元的估算，更有可能的是大约在 2.5 亿美元左右。显然，儿童色情制品不是一个可以把它简化为以美元计算的数字的犯罪行为。

跨国有组织犯罪与不稳定问题

即使在国家实力强大的地方，跨国有组织犯罪也有可能成为一个重大挑战，不过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法治已经遭到削弱，那么它就可能对稳定构成真正的威胁。随着这种犯罪行为进一步破坏治理和稳定，有关国家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在那里，社会信任丧失，经济增长受到损害。这种挑战有时被夸大了，但在世界某些地方却又是非常真实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一些国家，叛乱分子和非法武装分子从有组织犯罪活动，特别是贩毒活动的征税甚至管理中获取资金。西南亚、东南亚和安第斯区域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区域中身陷困境的地区已成为世界上一些非法毒品的主要来源地。由于缺少像在冷战时期那种外来资助，因此，反叛集团和非法武装分子的给养必须来自他们控制的地区，而这些动荡地区往往已经陷入贩毒活动中。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金钱如此多，以至于武装分子可能会忘掉他们的不满而侧重于满足他们的贪欲。即使在情况并非如此的地方，毒品也用来购买子弹，并为武装分子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太可能来到谈判桌前。

图 17: 跨国有组织犯罪与不稳定问题的交集



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		估计程度	估计年价值 (美元)	估计趋势	潜在影响
贩运人口	以性剥削为目的贩运到欧洲	70,000 名受害者 (每年) 140,000 名受害者 (现有)	3 亿 (现有)	稳定	侵犯人权
偷运移民	从拉丁美洲到北美洲	300 万人进入 (每年)	66 亿 (偷运者的收入)	下降	非法移徙, 移民的脆弱性
	从非洲到欧洲	55,000 名移民 (每年)	1.5 亿 (偷运者的收入)	下降	非法移徙, 移民死亡
可卡因	从安第斯区域到北美洲	309 吨(出发时) 196 吨(到目的地时)	380 亿 (在目的地)	下降	上瘾; 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安第斯地区的腐败和暴力活动; 与安第斯地区非法武装集团的联系、邻国、中美洲和墨西哥的不稳定和腐败
	从安第斯区域到欧洲	212 吨(出发时) 124 吨(到目的地时)	340 亿 (在目的地)	稳定	上瘾、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和暴力活动、安第斯国家、加勒比和西非的不稳定和腐败
海洛因	从阿富汗到俄罗斯联邦	95 吨 (出发时) 70 吨 (到目的地时)	130 亿 (在目的地)	增长	上瘾, 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 有组织犯罪增加, 为犯罪分子和叛乱分子提供资助, 腐败
	从阿富汗到欧洲 (不包括俄罗斯)	140 吨(出发时) 87 吨 (到目的地时)	200 亿 (在目的地)	稳定	上瘾、有组织犯罪增加; 为犯罪分子和叛乱分子提供资助、腐败
贩运枪支	从美国到墨西哥	20,000 件武器, 大多是手枪	2,000 万	稳定	在墨西哥的毒品卡特尔的战争中死亡人数上升
	从东欧到世界	2007/2008 年至少 40,000 支卡拉什尼科夫枪	至少 3,300 万 (2007/2008 年在目的地)	下降	人员死亡和不稳定

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		估计程度	估计年价值 (美元)	估计趋势	潜在影响
贩运自然资源	从非洲和东南亚贩运到亚洲的野生生物	象牙：75 吨 犀牛角：800 公斤 老虎的器官：可能有 150 张虎皮和约 1,500 公斤虎骨	象牙：6,200 万 犀牛角：800 万 老虎的器官：500 万	增长	老虎和黑犀牛可能在野外灭绝；对东南亚野生生物的影响尚不明确，助长腐败和有组织犯罪
	从东南亚贩运到欧洲联盟和亚洲的木材	可能达 2,000 万立方米	35 亿（在目的地）	下降：印度尼西亚、缅甸；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可能有所上升	毁林、生境丧失、物种消失、气候变化、农村贫困情况，特别是土著人民的贫困情况加剧，非法移徙，洪水、水土流失
制造仿冒产品	从亚洲销往欧洲的消费品	每年约 20 亿件	82 亿（在目的地）	增长	无产品安全和问责、收入减少
	从亚洲销往东南亚和非洲的药品	数十亿的剂量单位	16 亿（在目的地）	不明确	人员死亡、病原体耐药
海盗行为	索马里近海	2009 年 217 次袭击	1 亿	增长	难于树立政府权威，对本地和国际商务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网络犯罪	盗用身份	约 150 万名受害者	10 亿	不明确	信贷成本增加、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对电子商务失去信任
	儿童色情制品	每年可能出现 50,000 张新图片	2.5 亿	不明确	儿童受害

然而，贩毒并不是唯一可以使反叛活动和非法武装分子维持下去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正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叛乱分子可以开采和非法交易目前在他们控制地区内的自然资源，为军阀带来的收入使他们在和平时期赚取的钱财显得相形见绌。世界上最贫穷的一些国家的最宝贵资源就是以这种方式被抢夺，并且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环境破坏。非洲尤其容易遭受这类损害，正如发生在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的由钻石引发的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出现的由石油驱动的冲突是一个现实的例子。

如果反叛者对一国的一部分获得唯一控制权，那么有组织犯罪就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由此产生的伪国家没有国际责任，而且特别是其处于战略要地时，往往会成为一切形式的非法货物及服务的贩运中心和零售中心。它们还会继续对国家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为国际逃亡者，包括恐怖分子提供一个避难所。

但是冲突地区并不是跨国有组织犯罪可能给国家构成威胁的唯一地方。世界上有一些地区的犯罪分子实力如此

强大，以至于他们不是试图躲避政府，而是开始直接与政府对抗。在这些情况中，有一种表现形式往往很明显。追查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的侦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均受到威胁并遭到杀害。新闻工作者和积极分子也可能成为目标。在政府最高层发现了腐败行为，而且执法也可能因缺乏信任而陷于瘫痪。国土的一些部分可能实际上已脱离国家控制。这就是目前中美洲和西非一些地区所面临的形势，这两个地方都长期遭受暴力和动荡之苦。

结论

本报告考察的贩运流动大多是市场力量的结果，而不是专门犯罪集团的策划。对毒品、卖淫、廉价劳动力、枪支、野生动物器官、冒牌货、硬木和儿童色情制品存在需求。显然，在相关消费者的活动圈子里消费这些物品几乎不会带来道德上的耻辱，而且不大可能遭到逮捕；尽管违禁物的生产和贩运出现了巨大的适应性改变，但需求会一直存在。要对付这些市场，需要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同时利用执法工具箱中不一定有的技术。

不过在某些地区，专业的数罪犯罪分子集团值得注意。例如，往美国方向的可卡因流动几十年来都很强劲，在这一流动中，墨西哥卡特尔出现了，并显示出有意参与其他形式的谋财犯罪，如绑架和敲诈勒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粉碎这些集团没有别的选择，而这样做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过逮捕和监禁他们。

几乎在每种情况中，不论是市场驱动的还是集团驱动的，这些问题都是跨大洲的。毒品把南美洲和亚洲与北美洲和欧洲连在一起。人们从地球这一端被贩运和偷运到另一端。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商业流动真的是全球性的，非法的与合法的同时并存。因此，例如，在安第斯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对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西非和欧洲都有影响。而在这些区域中发生的任何一种情况也都对安第斯区域有影响。

国际合作行动正在加强，而且取得进展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必须将控制犯罪视为更大的全球治理项目的组成部分。全球化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我们集体管理全球化的能力的提升速度，而且正是在这种脱节所导致的混乱领域，有组织犯罪才有了更多机会。如果要根除有组织犯罪问题，就必需把国际货物和服务流动纳入法治轨道。

必须在这些问题所出现的全球范围解决它们，没有选择。地方的努力是关键，但只会使流动发生转移，除非采取一种协调一致的方法。采取全球的方法可以仔细检查每种流动的弱点，发现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现被忽视的插入点，而忽视的原因仅仅是没有人审查该问题的所有方面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导致跨国犯罪市场出现的。

尾注

¹ 《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联合国，2004年，第2页。

² 主席声明 S/PRST/2010/4。